

透视男人

离离原上草/著

剥光男人的本质，
我们看到的男人不过是一副框架而已；
穿越男人的故事，
我们看到一群另类男人在没有舵手的
海洋中击沉自己也随之沉入海底。

透视男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视男人/离离原上草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171-429-6

I. 透... II. 离...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879 号

透 视 男 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360 千字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171-429-6/I·300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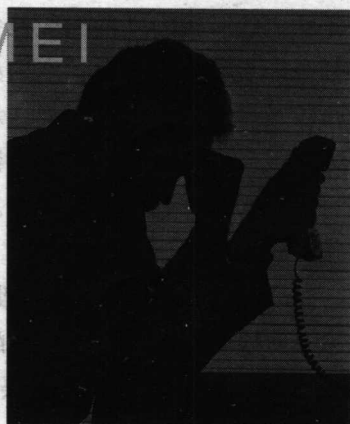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SISUINIDEMEI

透视男人

撕碎你的美

SISUINIDEMEI



昨夜，一个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的男人在做什么？



曲之幽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从床上叫起。曲之幽带着一种干巴巴硬邦邦的语调呼出“喂”字。当他听出是一位作者送他稿件并请他去酒店喝酒时，便又恢复了以往少有的精气神儿。曲之幽撂下电话洗了脸刮了胡须穿上一套秋季牛仔装足蹬一双白色牛皮鞋，兴奋地离开家门前去赴约。

曲之幽年过四十以后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就产生一股低潮情绪，尤其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婚姻失败，致使他更是情绪一跌千丈。他所在的妙妙出版社每年都向编务人员分下任务。这种任务即是每位编辑一年之内必须编辑二至三本书。如此作者对每位编辑来说就好比雪中送炭者。再如此像曲之幽这样的编务人员就会按百分之百领到全额薪水。倘若未完成任务者就会按百分之七十领到大半数薪水。由此曲之幽在成为孤家寡人后对作者对酒就倍加亲切。

曲之幽离了三次婚。曲之幽的第一任老婆与他是同年生人，人又老实憨厚，因此曲之幽在醉酒归家门时便对老婆重则以拳脚相加，轻则以谩骂面对老婆。老婆忍无可忍就与他离了婚。老婆将与他生的儿子丢给了他，只身一人离开了这个她认为暗无天日的家。

一年后曲之幽发了笔用嘴皮子攻下来的大财。所谓用嘴皮子攻下的大财即是指帮助一酒友出主意挖门子，打赢一场赔偿官司，于是人家送给他二十万。

他拿了人家送给他的二十万便于当日去了酒吧、歌舞厅。在歌舞厅里他认识了第二任老婆。第二任老婆见他出手大方又不计较向她手里塞钞票，便以为他是个大块肉就粘上了他，

他正好后宫缺人，就快刀斩乱麻地将婚事办了。他那时所处的年代是讲究举行婚礼仪式的，不似现在的小青年那样开明，两个人好就聚不好就散，懂得聚散皆是缘的深刻含义。

曲之幽年轻那会儿所处的时代倘若谁与谁好上非法同居那还了得。周围人士会指你脊梁骨会骂你破鞋烂袜子于是你会臭遍一条街。居委会主任若是知晓他的管区内隐藏着这等败坏风俗之人就会不辞辛苦地三天两头登门败坏风俗之人的住处令其从速将那个至关重要的证办了。若是同居男女双双是婚外恋情而同居一室，居委会主任会铁青着面孔叫来公安人员将这对“奸夫淫妇”进行法办为快。末了还在该区域内大张旗鼓地召开批斗会直到斗倒斗臭该对“奸夫淫妇”为止。

曲之幽基于此种原因与第二任老婆注了册。曲之幽自从娶了第二任老婆就有一种饥不择食或者食不再来之感。曲之幽每日抓紧一切时间缠绵于第二任老婆身上。就好像第二任老婆是盛夏酷暑中一块切割开的西瓜不从速吃了它就会发馊变坏。为此曲之幽大张嘴巴吃遍第二任老婆周身嫩肌连第二任老婆周身的汗毛都舔了个遍。第二任老婆对物欲的贪婪度决不逊色于曲之幽对肉欲的贪婪。第二任老婆在曲之幽品味自己肉身之时就对曲之幽的钱囊展开一阵抽筋剥骨的搜刮。

在曲之幽被搜刮得无米下锅无柴引火之际，第二任老婆再也不让曲之幽品味自己秋毫嫩肌，第二任老婆每每都在曲之幽冒着汗虚张着嘴巴舌头伸出半截靠向她的一瞬，虎着脸孔使出全身气力猛地将曲之幽肥大的身体推下床榻。待曲之幽从地上爬起握紧拳头准备击向第二任老婆身上时第二任老婆圆瞪的双眸以及与之暂死如归的形态让曲之幽败下阵来。曲之幽松开紧握的双拳从桌面上摸到一只烟点燃，坐在已经磨掉亮光的半包皮式的木椅上仰着头吐了几道烟圈之后郑重地对第二任老婆说

你究竟想怎样？第二任老婆将一头散发猛地向后一甩，双眸再次瞪圆从口腔内重重地脱出“离婚”的字眼。曲之幽像是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身体于椅面上抖了几抖，圆圆的一张胖脸上的肌肉也随之颤了几颤。几秒钟后曲之幽声音嘶哑着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坚决的“离”字。

与第二任老婆离异后曲之幽从自己的妹妹家接回来已经上小学的儿子。此间他认真地做了几个月称职的父亲，对女人似乎也不再感兴趣。可是此间曲之幽却染上了酒瘾。

染上酒瘾的曲之幽对儿子的照顾不像从前那样贴切周到，儿子经常饿着肚子去学校上课，甚至因着饥饿中途逃到小姑家。曲之幽不得不又将儿子送回到妹妹家。曲之幽的妹妹对哥哥曲之幽的做法很是不满。曲之幽的妹妹婚后多年没有生育本是有心收下哥哥曲之幽的这个没人管教的儿子。谁知哥哥曲之幽竟出而反尔地一忽将儿子认领回自己的身边一忽将儿子又送还给她。曲之幽的妹妹再次接纳曲之幽的儿子就明显没有前几次那样细心周到。于是才导致曲之幽的儿子后来的流氓生涯。

曲之幽染上了酒瘾后就班前班后与一些酒肉朋友约东约西地一阵神喝。在一次神喝中曲之幽的一个酒友于无意间透露给他一个赚钱的机会。酒友说现在干出版这个行当就得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政策放宽干吗手里抓着金元宝不会花销呢？曲之幽连忙半睁着醉眼问酒友此话怎讲？酒友将口中含着的酒液龇牙咧嘴地吞咽进肚后又哈出一股不知是惬意还是酒的烈度刺激出的长气。长气收闭酒友说这你还不明白，你手里的书号不就能让你赚大钱吗？曲之幽一听心灵神会。他当下连干了三杯烈性白酒并且泛出一脸阳光灿烂。

曲之幽于一周内办好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北上了。

曲之幽来到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一下火车曲之幽便与北京的哥儿们取上联系。在哥们儿那里住了几日曲之幽使用贷来的款项租下房屋置办部分办公用品以及床铺与生活日用品。曲之幽置办完应该置办的物品就风风火火地来了一场大干。

通过北京的哥儿们曲之幽联系上一家造价不是很高的印刷厂然后开始一阵南辕北辙地搜集与挖掘着天南地北的作者。这些作者大多数都是些没有名气但却有一定文字水准的作者。这样的作者既可以为他赚来笔笔大钱又可以紧贴住他不放。他给他们微薄的稿酬，他们中有人还乐得屁颠屁颠地称他为“老师”或者“先生”。他便暗自窃喜着。这是曲之幽手里捏掐着的一群作者中最傻冒的一类。曲之幽手里的另一类非傻冒作者在发现曲之幽的出书质量大不过关从此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前程就纷纷弃他而去。曲之幽在这种状态下便于倏然间生出一种令他自己都大为吃惊的做法。他对新挖掘来的作者许诺说待该作者几部书出来后他要为其找著名评论家进行一番学术评论然后在京举行作品研讨会。于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作者就入套上圈了并且还与他签了几年的合约。

曲之幽的一张嘴皮子让他不出半年连本带利地还清了银行的贷款。又过了几年光景曲之幽手里边竟有了一百多万的存款。曲之幽立刻轻飘得足跟不稳、话语生冷、面呈傲色。一双贼溜溜细眯眯的眼睛中射出欲罢不能的兴奋光芒。带着这股兴奋之光曲之幽犯了老毛病。曲之幽的老毛病即是贪恋玩女人。

曲之幽大钱在握就在夜色刚刚落下帷幕打的游遍北京城的大小酒店与娱乐场所。

曲之幽天生是个笨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学不会驱车技术。曲之幽是个特胆小怕事的主。教练要他全神贯注向目力所集的地方驱车，他因着担心撞到什么手就不停地抖，而手愈

是不停地抖，手里握着的方向盘愈是不听使唤东歪西歪地错了航向。于是待学期结束后教练只收取他半价教练费用。

曲之幽在女人身上从不心疼钱财，可是有人向他提建议要他买车雇用司机他却百般不肯。他认为花销给专用司机的钱财能够他玩上几星期的女人。

曲之幽一身白色西装、脖子上系着灰白相间条纹的领带、足登白色牛皮鞋，圆形脑袋上扣着很愣的一个假发。远远望去曲之幽很像一位归国华侨。

依仗这一层荣耀曲之幽说话的音调居然变得南腔北调不伦不类，并且因人而异，就像他在穿着上因流行色而定穿着乾坤一样。那年一群歌星与电视主持人都穿着一身白色西装，曲之幽立刻赶制了一套。曲之幽在穿着上从不落伍。他全靠着穿着打扮支撑着他那不太雅观的外表。

曲之幽见啥人说啥话一副油嘴滑舌的面孔。同当地北京人讲话就来一套京腔京韵向上调音拔节、遇到南方人就讲“拜拜”与“OK”、遇到东北人就讲：“嗯呢”与“那啥玩艺”或者“整整”之类的东北土话、遇到山东人就让舌头拐了几道弯才让话语出口……总之，曲之幽让自己的舌头灵活运用着，而舌头的灵活运用则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讨好对方又是为着赚来利益。

曲之幽自己的出生地则是个哑谜与问号。曲之幽的父母早已谢世，曲之幽很小的时候是在亲戚间流浪着长大的。而他的亲戚又是遍布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因此曲之幽的性格也像他周游五湖四海亲戚间那样地具有伸缩性。

曲之幽油头粉面地混迹于酒店服务小姐舞厅舞女中间。他能闲时一整日地泡在她们中间，忙时半夜三更地从那些地方离开。若是他出了大价钱还能随便领回家中一个服务小姐或舞女。他让那投资在服务小姐或舞女身上的钱物在一夜间有效地发挥

利用着，生怕自己吃亏当大头。他将那些服务小姐或舞女折腾得欲死欲仙之际自己也在精疲力竭中终止了泡妞的游戏。

在曲之幽发迹后的几年内曲之幽玩遍了整个北京城大大小小的酒店与娱乐行业。曲之幽玩腻了也玩累了同时对女人的花心也有所收敛。对女人的花心有所收敛的曲之幽就决定给自己固定下一个得心应手的女伴。曲之幽对女人见多识广了所以已经不会运用情爱昵称。所以就像老年人一样对生活在一道的女人称之为女伴。

曲之幽在对女人爱非爱恨非恨完全从属于欲望与将女人当成寂寞间的一道风景之际，曲之幽开始正规化地设计了自己的生活。曲之幽从自己熟识的女人中选择了一位比较素质化、比较年轻化、形象又较优势化的女人做了压寨夫人。也就是他的第三任老婆。

第三任老婆几乎与他的性格相仿，少语言重行动。第三任老婆是一家美容院的服务员，业余爱好即是跳舞。因此与曲之幽在舞厅内相识并成为日后的老搭档。

第三任老婆善于用视线勾人。曲之幽一望见第三任老婆那勾人的视线就会神魂颠倒大增欲望。曲之幽是个除了欲望操纵他对女人进行大刀阔斧的行动外对女人没有任何关爱与照顾，这一点第三任老婆领悟颇深。第三任老婆因着对曲之幽的别有用心因此根本不在乎曲之幽的任何行为习惯的优劣。她与曲之幽同居一处从头至尾都是逢场作戏。她在时刻猎取着曲之幽的存款踪迹。为了寻到曲之幽的存款，第三任老婆简直是精力费尽。她在曲之幽睡着时悄悄从曲之幽的腰带间取下一串钥匙打开曲之幽办公桌内的抽屉结果是一无所获。

曲之幽自从想与第三任老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决定过一段时期取出那一百多万款项购置一处像模像样的房屋。关于这

一层意思他没有向第三任老婆透露半分。第三任老婆对于曲之幽在租赁的房子里迎娶她大为不满，不过第三任老婆很是善于伪装，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你若是不知道她的底细还以为她是个学识渊博的知识阶层人士。曲之幽于是看走了眼还以为她很有素质与层次。

第三任老婆不满归不满，但她心里清楚，像曲之幽这样的讲求排场、讲求仪表的人物不会就这么随随便便地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他在考验她。第三任老婆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

第三任老婆朝思暮想的事情在意想不到间成为现实。某一日黄昏时段曲之幽被人叫去喝酒。第三任老婆一个人留在家里东转转西转转最后让自己躺倒在床榻上享受着透过窗口向她飘来的夏日爽爽的微风。可是她正惬意间一只蚊子在她周围盘旋鸣叫着侵扰得她顿生烦躁。于是待那只蚊子刚刚落到墙壁上她便猛击一掌，蚊子当即溅出血浆粉身碎骨。与此同时她发现墙的壁板有空音响。第三任老婆连敲数下壁板结果是次次都有一种空音传入耳鼓。她当即断定壁板内是空墙壁。出于好奇心她开始上下左右一阵乱移乱推壁板。一块壁板终于在她乱推乱移间掀开一条细缝，她按着那细缝的边沿一点点挪移着壁板。壁板在她奋力的推移下几秒钟的时间被她打开。壁板挪移处果然有一处方形空墙壁。空墙壁处放着一个扁体纸箱。第三任老婆连忙从空墙壁处取下那个扁体纸箱。扁体纸箱的周边已经挂上灰尘。从灰尘的厚重度来断定这只扁体纸箱在空墙内已经放了许久许久。第三任老婆受好奇心的驱使没有顾上擦拭灰尘就掀开了扁体纸箱。

当扁体纸箱大敞盖口时第三任老婆惊得目瞪口呆嘴角处亦流出了口水。

原来扁体纸箱内装满一沓沓钞票。曲之幽那一百余万存款

分文不少地藏在这扁体纸箱内。曲之幽胆小怕事。一怕迈入银行被贼盯上、二怕他的一百余万走漏风声被人绑票、三怕周围贴己哥儿们向他借款项。总之不张显自己对自己则大有益处。他之所以不急于在京买下房产也是这个道理。倘若有人问他借钱他便会用自己若是有钱不早购置房屋了吗或者若是有钱我会租房子住吗等话语搪塞过去。人家一听他这样答复吧嗒吧嗒嘴巴觉出有一定道理便扫兴地离去。

曲之幽这怕那怕后就将租赁的房屋靠向床铺一端的墙壁设计成假墙壁。为了掩人耳目不至于被人看出什么破绽，于是他将整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全部装修成壁板墙壁。那一百余万钞票总算有了固定安家之所。再也不用他东藏西藏整天提着心吊着胆，甚至左眼皮一跳他无论身在何处哪怕是正在某处泡妞他也会从怀中推开所泡之妞飞快地赶回家中。他因着一百余万钞票藏在家中秋冬凉季他连电褥子都不用。原因是怕着火。

一百余万藏在家中他每日都要推开隔板察看一下。自从第三任老婆住了进来他就趁她外出或沉睡之际推开隔板察看一下他心中最大的宝贝。看着“宝贝”安然无恙，他便会推上隔板兴奋得圆脸上的赘肉直蹦跳。

第三任老婆看到如此令她吃惊的事情通体上下直发抖，就好像眼前的那些钞票是她偷盗或打劫来的。她在一阵发抖过后理性占了上风。理性告诉她马上清点那扁体纸箱内的钞票。她一擦一擦地从扁体纸箱内取出那些钞票。一共一百三十万现钞呈现在她面前。第三任老婆看着这些钞票顿生歹意。她将那一百三十万现钞统统装进衣箱又将自己的衣物统统塞入一只牛仔包内。之后她收拾好室内凌乱的残局。那个已经空无一物的扁体纸箱被她放回原处。那面假墙也被她恢复了原样。这叫一种缓兵计。

第三任老婆将室内的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她拎了那个装着一百三十万现钞的衣箱与那个装满衣物的牛仔包从速离开了曲之幽租赁的房屋。

夏日五点钟左右太阳依旧斜悬在天边，就是说天色还和白昼一样大亮。第三任老婆戴上遮住半面脸的墨镜急速闪入一辆的士车内直奔机场。至于第三任老婆携带曲之幽的巨额钞票去向哪里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第三任老婆离开了北京城。

第三任老婆离开的当日曲之幽于夜半醉醺醺地赶回家中。他在醉眼朦胧中仍没有忘记四下窥视几眼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他。曲之幽租赁的房屋是地道的平房但又构不成四合院。因为它只是孤零零地独处一方。曲之幽进得院内就忙三火四地关上院门。曲之幽悄悄摸到内宅门前打开门锁贼偷一般闪入室内将门反锁上。

进入室内他打开光线暗淡的壁灯准备查看一下第三任老婆是否睡下他好决定是否打开假墙壁察看那一百余万钞票。

曲之幽向床上迅捷地瞥视一眼。这一眼瞥视让曲之幽大惊失色。床榻上已空无一人。被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头部位。曲之幽连忙启动开假墙壁。他一眼瞧见扁体纸箱心情多少有些释然。可是当他打开扁体纸箱他即刻魂飞魄散。扁体纸箱内已是空空如也。曲之幽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打开衣柜。衣柜内除了曲之幽自己的几套时髦的西装齐整地挂在那里外再别无任何衣物。曲之幽当即晕倒在地。

苏醒后的曲之幽精神颓废到极限。他本想找北京的哥们儿商量着如何讨回那一百多万的计策，可是自己当初因着怕北京哥们儿向他借钞票只字未提自己有多少积蓄并且还总在北京哥们儿面前哭穷装酸。现今突然向北京哥们儿提这件事情总是难为情面。曲之幽躺在床榻上叼着一只被他吸成小半截的烟冥思



苦想着。报警吗？待警察们左三番右二次地调查核实完自己的那一百多万再去追查缉拿携带钱款逃跑的第三任老婆恐怕为时已晚。人海茫茫若想追回自己的那笔钱财自是十分渺茫。再者说自己与拿走自己钱财的第三任老婆又是一种婚姻关系，即使寻回来也有她的一半。曲之幽掉了几行浊泪就将这件事情哑巴吃黄连地吞咽到肚中。曲之幽躺在床上一周未有起床。想开时就在床上立下一番誓愿计划着自己如何东山再起并且将丢失的一百多万当做一种买平安的投资费用。这时他就会自言自语道：平安即是福啊！

想不开时就让自己双眉紧皱、哀声叹气、烟灰四溅于床榻上或者不刷牙不洗脸地让自己坐在一处角落里一坐就是一整夜。

夜里他不经意间望到一颗向他一眨一眨投向光明的星子就赶紧扭过头去，让自己置身于更深层的黑暗中。他不需要光明，他的心已成为一片黑暗。这种黑暗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甚至让他无法喘息。他觉出自己不可能在悲伤之地东山再起。他现在身无分文积蓄因此从内到外虚荒得很。虽说他刚进京时节也是两手空拳，但那时他年轻且有朝气，对于创业与拼搏他满怀信心与干劲。如今他已人到中年，途中又惨遭此种境遇他连立起身走路的力气都颇为困难，更何况是拼搏。钱没了，他就像被抽掉了脊梁坐不直立不稳。终于在某一天他退了租房变卖了房中物品没有向任何熟识之人包括北京的哥儿们打照面拎了自己的衣箱赶了夜车返回到故里。

那日曲之幽刮了半月之余没有刮的胡须又给自己换上一套时髦服装。曲之幽上身穿着新款T恤衫下身穿着合体品牌牛仔褲足登一双永远不变的白色牛皮鞋。尽管天气酷热他仍让自己戴着那个纹丝不透气的假发。汗水顺着鬓角处淌下来他就将头部伸向车窗外。迎面呼啸着奔来一辆列车他也没有将伸向窗外

的头部挪移回窗口内。他当时闭着双眸很想失去肩上擎着的那颗头颅。那辆列车呼啸着从他脑旁过后他摸了摸自己那颗圆脑袋发现它依然健在，就开始对生活下了一个很哲理性的定义：希望的事情总是不能如愿以偿非希望的事情又总是如期而至。

曲之幽又回到了他的那个妙妙出版社做着编辑工作。此间他让自己的外表一如当初那样整洁，他并且从不向同仁提起在京时的事情。尽管他不透露半分实情还是给人知晓了他重返故里的真正原因。但他仍是裹着藏着让自己守口如瓶。

曲之幽明里仍是一副嘻嘻哈哈之态，暗里却是一副阴云密布。从班上返回他那个被时代淘汰的老宅，曲之幽便是一醉方休。一盘小咸鱼、一盘炒鸡蛋、一盘花生米便能让曲之幽喝掉一整瓶烈性白酒。借着酒兴他还能完全忘忧地成为乐天派让自己走进自家楼前那条经常有卖淫女出现的小巷，随便领回家中一个卖淫女折腾到酒醒了付足卖淫女钱款将卖淫女推出房门后倒入床头便睡。

这种生活方式是那个时期的曲之幽最为开心的生活方式。可是不久曲之幽连这种低廉的生活方式也被残酷的事实剥蚀殆尽。曲之幽的人性良知也随之丧失。

曲之幽在一个与卖淫女苟且的夜晚突然发现自己丧失了男性功能。曲之幽生活中的惟一乐趣消亡后，曲之幽从头至尾又换了一个人。曲之幽更加玩世不恭甚至对待工作玩忽职守。除此而外曲之幽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坏，火气也一天比一天增大，到后来曲之幽变得人性更加扭曲与沦丧。

曲之幽拒绝妙妙出版社内的任何活动。曲之幽的生活中仅剩下两样令他爱不释手的事情。一样是赚小钱，一样是热衷于酒。而他赚小钱的目的又在于无尽地采购他永远乐此不疲的酒。

与酒友们相聚一处他一阵闷酒过后就展开话匣子。他的话

匣子一展开他所熟识的人物或非熟悉的人物让他讲了个底朝天。

杜撰谎话是他糟贬人的最佳途径。

张三与老婆吵了架，他就借题发挥将张三与其老婆糟贬得一无是处。说张三生理上有了问题、张三老婆有了奸夫张三气不过就打了老婆。这下子恐怕要到吹灯的边缘了。

明同仁爱吃零食，爱与年轻男子打联络，曲之幽又编出明同仁是个花痴，编辑部无人之时还往他怀里扎过。其实明同仁见他酒里酒气，从他身边走过都会赶紧捂住鼻子屏住呼吸一溜烟地返回自己的办公座位。

老同学升官发财连年走运，他就对人家的运气大为红眼。红眼中他便借着老同学有个漂亮的老婆发挥出能让一伙酒友大起哄大开心的话题。

他说，老同学是靠着漂亮老婆到处卖脸蛋拉关系买回的局长位置。还说，就他那两把刷子能刷多远他比谁都清楚。于是他又扯出老同学上学那会儿因着老师压堂来了尿急将一泡热腾腾臊烘烘的尿顺着腿管淌下来的事与众酒友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遍，待众酒友端着杯中酒捧腹大笑夸赞他有极高的演讲水平时他在兴奋之余连干三杯烈性白酒一边打着响嗝一边又讲出某某向灾区捐款完全为着虚名某某某见义勇为斗败歹徒并一网打尽歹徒是因为某某某身怀绝技才敢有此作为……

一阵大浪淘沙的说东道西将时间推移到酒店打烊。于是曲之幽与众酒友只好撤离酒店。曲之幽看着酒友们余兴未尽地走进另一家有三陪女的酒店心里虽生妒意但终因自己是个废人而败兴离去。

回到那个冷清的住宅曲之幽闷声躺倒在床上用一双刚刚付完出租司机钱款的手触向自己那个松松垮垮毫无生机的下部，左摆右摆了一阵。那东西就好似专门与他犯难依旧松松垮垮没

有生机地下垂着。曲之幽勃然大怒。勃然大怒中曲之幽照准自己胯下的那东西即是几个重拳出击。由于愤怒他忘了那家伙是打不得的。

曲之幽给自己的重击弄得龇牙咧嘴一阵嚎叫。夜深人静之时他的嚎叫声非常尖锐地穿越楼层。于是楼左楼右楼上楼下皆弄出各种不同的响音以示对他的警告。于是曲之幽立马终止嚎叫。但他却滋生出新的诡计。

曲之幽新生的诡计即是每晚夜深人静时打开录音机放出事先录制好的鬼片中的鬼叫声然后开始对地面一阵大敲大击。当他探听到楼下那家住着一位女教师，曲之幽更加胆大妄为地于夜半三更砸击地面学猫叫。女教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报了警。当警察们赶到现场叩敲他的房门时，他让自己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出现在警察面前，并且还亮出了不知从何处弄来的某报社高级记者证，又对警察十分客套地说自己一个堂堂知识分子怎么也不会做出如此卑鄙之事，他还伸出一只长着汗毛的手握了一下女教师纤细的葱指。女教师厌恶地抽回手转过头对一名警察说她身为一名教师不会造假事说假话要警察们为她查清此事她决不能再受那种噪音的干扰与侵袭了。

结果是警察答应她一定查出事实真相然后撤回警局。

曲之幽对警察们了如指掌。警察们有许多大案要案尚且顾及不上，对这种芝麻小事是不会放到议事日程的。曲之幽想到此就暗自窃笑着。不过曲之幽还是有所收敛自己的行为。事情闹大了总会对自己更加大为不利，弄不好真的进了局子可就对自己更加大为不利了。曲之幽有了这种念头就日渐收敛住此项游戏。

在此项游戏收尾阶段的空隙间，曲之幽的妹妹将曲之幽的已经变成小流氓的儿子送还给他要他好生看管他的儿子。